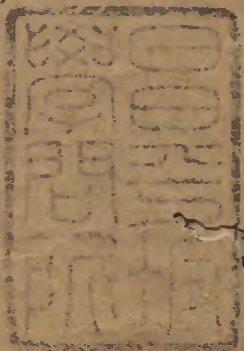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廣七

剪勝野聞
觚不觚錄
谿山餘話
清暑筆談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二	一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漢
七		三	
函	三	一	書
一	冊	四	
架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6
冊數	32	(7)
函號	370	41

丙集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翦勝野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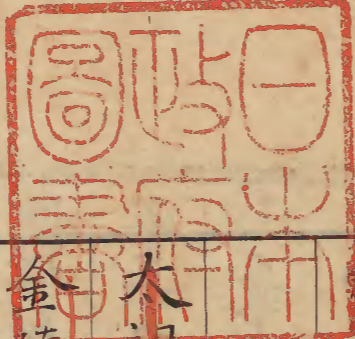
吳郡徐禎鄉著

徐仁毓閱

淺草大庫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

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公次十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孫元初藉



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
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
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嘗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
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
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
稱爲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
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
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
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與以來

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
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
寺中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
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
亾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刀漸衆因取
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
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卽訪
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
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

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
之上不復可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
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塋泗州先考塋鍾離此我朱
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爲根本之地
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開疆吳楚甌越方數千里
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
會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
護軍司空吳國公 會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
稱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

從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考府君開府儀
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 先妣陳
氏吳國夫人謹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塋焚香告祭
之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令勉建事功匪由已
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竝
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
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
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

以傳信將來有所攷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重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木
穴 太祖與仲兄謀草塋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縋絕
仲逐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下聞
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髣髴有應者具 淳皇帝
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比
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
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虵擾而就之因祝
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
虵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項復報戰亟戴兜
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太震白龍
天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
是畏服

青田劉基伯溫嘗攜客泛舟於西湖抵暮仰瞻天象
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予其輔之
及過蘓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能久也夜

登虎丘山復曰天子氣尚在吳楚之間時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主君當爲天子我其輔之乃拂衣而去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龕士人人欲更試大位徐相國陰竒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此處非爾所宜託也爾主至矣旣寤適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僞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

僞周主張士誠面縛見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帝叱之曰蓋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汝何爲哉帝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爲誰對曰前元江浙行省叅政臣周伯琦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爲亂耶伯琦惶懼不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戮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虛實輸我師帝以爲佞臣命誅之以示

士誠

帝念劉大秀施地爲陵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媼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旣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

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壽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歛刻急胡致堂推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缺文

赦濂死而更令人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太后食
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
爲作福祐之 帝艱然投筯而起濂至 帝冷無相
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璿慎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胃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
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 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
進羹微寒 帝怒舉盃擲之羹汚狼籍 后耳畔微
有傷 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
人中有冒名代請者 帝大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
僧永隆 嘗居蘇之尹山寺 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
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
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
語 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
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雀盤旋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
千人誅時太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
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真神僧永隆雨也 太祖御

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 馬后負之而逃 太子私繪

為之圖及 后薨 帝慘不樂愈肆誅虐 太子諫

曰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

杖遺于地命 太子持 太子難之 帝曰汝弗能

執子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

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太子頓首曰上有

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即以所坐榻射之

太子走 帝追之 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

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

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

帝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函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敝集中得偽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

曰伏以乾坤遶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

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啟土地

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

身用聖臣
睿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
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
美文韜武畧厲宵衣旰食之勤儼九重龍鳳之姿擁
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
有慶習成周之故業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
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
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
京華工部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暈飛跂
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闕金釘朱戶啟南
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

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袞衣端拱帝
王宮

西使臣諭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霖雨露民安物阜悉
依歸

南嶺崙嶽歸奏表函方土珍竒皆入貢華生彤管照
晴嵐

北萬里幽寒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被
帝德

上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階光
萬丈

下邊境烽消收戰馬六軍務在盡耕桑率土豐登樂
閑暇

伏願闔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巖山河壯帝居翼
翼金城之鞏固永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
壽億萬年本支百世

元君既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遣使

駢書明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
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天心何處不昭回信知
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
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徵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 帝忽
至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劔以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
他人得以僂汝也自後諸公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徵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 上爲老頭兒
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沉 不已時太傅

他往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得非妾夫徐
達負罪於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爲念亟
傳令召五城兵馬司摠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
吳民至今呼爲張王今朕爲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爲
老頭兒何也卽命藉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宮人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至計
其蠶繅徵稅之費而責之今後有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

聊寄食爾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司土神

几尚餘空帝攜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

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帝因屬詞曰

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

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嬰兒小木命生賦詩因喻

已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

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

償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其爲帝也明日忽移名

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旣至帝笑曰秀才憶昨與

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爲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僧宗泐性頗聰慧太祖愛之令其養髮髮旣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帝嘗命往西域求釋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國道逢一老僧泐遙拜問之曰西域此去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西域求經惟老師指教僧曰毋行祇自勞爾爲我致書明主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書視之乃帝卽位時作水陸蘸齋以答神貺

上御製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帝允之乃止
僞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驚後國事旣去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剗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蓋三人皆元戚機臣其殘膏積馱敗國喪家帝特惡焉故極于此典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所過之地縱士卒剽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徵時甚見愛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他

事幽之空室中絕其漿食。馬后竊以餅餌遺之一日煎餅斧中將修供為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中膚有傷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帝乃貽傲梳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太祖卽位子且長矣王母攜其子及質物上謁帝令工部草創木宇居之不令入官及代府既成遂分封焉故王

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屍骨滿輦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感撫掌曰善哉善哉太祖嘗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帝就視因喻其旨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啣之明日命軍士大僇居民空其室蓋馬后祖貫淮西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帝親見火炎自空中下乃再拜曰上帝赦臣臣赦天下或云雷火燒身

追帝益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朥 太子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蓋諸侯絕朥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壓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况於天子之嗣乎 帝大怒以劔擊之 太子且走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 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 嫌隙由是生矣 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始釋

馬后旣薨臨葬日大風雨雷電 太祖甚不樂召僧

宗泐至曰 太后將就窀穸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

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

已 帝大悅頃忽朗霽遂啓輜 詔賜泐白金百兩

徐魏國公達病疽疾篤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

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

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 帝蓬跣檐

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斂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

帝慰之曰嫂勿爲後慮有朕存焉因爲周其後事而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以我從釋氏也光則摩頂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

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懵不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爲遵守帝因自爲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畿甚近與上刻六日復朝叅衡七日失期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

獄有疑囚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

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
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之慈
也 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
顛拾啖污穢 帝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
錐凱凱對 上大笑 帝放歸自縲木榻於牀下久
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廉其縲還
奏狀上不爲疑已而 太祖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 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拱筇致恭 帝問曰此

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可施之

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
在軍中曾爲草露布 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
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 旨械
繫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 京師過
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
乃大勸之 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
裹從屋上遞入纍纍傳易數遞始至便殿膏燈煌燿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
之淳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
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
潤之之淳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卽不敢姑
旁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乃上之
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
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
出至姑家姑尚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
旦庭謁 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

肅卽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祭
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 詔求直言蘇民錢甦具封
事謁丞相不拜旁或趣之甦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
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 太祖覽其奏詔甦於中
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至是甦聞詔乃爲文獻
辭當 上意卽召見曰錢甦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
後湖 上悟曰丞相憾汝耶卽欲官之甦謝病歸
帝許之曰爲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 皇帝

勅爾善闢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 帝心欽
哉勿替甦稽首 陛辭如句容句容令禮之而不達
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甦密上其事 帝嘉其績
密報之曰 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不達
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旣歿其子尋以事見僂家人四十餘人悉
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
莫可控訴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異其容
儀問曰今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 帝

泣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
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
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
餘年無足顧惜惟 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
妾得保首領入溝壑 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
臣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
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
養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玄素

復命曰臣未嘗徧迹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卽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

而知足嘗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且不足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主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儻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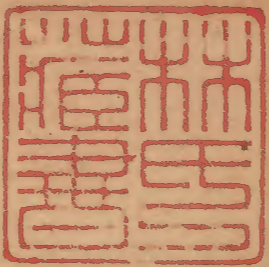
和爲上罷兵爲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難辛年
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
墀取進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觚不觚錄

吳郡王世貞撰 陳泰交閱

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
也所謂削方爲斲朴爲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
春秋脫左騾而購蓋皆寓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
識人事踰冠登朝數躋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
矣高岸爲谷江河下趨觚之不爲觚幾莫可辨識
閒居無事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



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慨嘆
若其命是昔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
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國朝邊帥無加宮保以上者其官至左都督而上或
斬級功多則加祿賜蔭又多則封流伯又多則于流
伯加歲祿其又多則許世襲或至伯而後加宮保嘉
靖中閣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
震繼以太保加大同總兵周尙文而錦衣緹帥亦薦
加少保以至太保矣夫總兵一兜鍪將也緹帥三衙

杖士也而冒焚理陰陽之寄不亦重辱哉是可釐而
正也

隆慶卽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進階一
級于是致仕尙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
使皆腰犀僉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僉事郎中
府同知皆腰金戴褐蓋事稍稍聞于內一時八座諸
公尤不平謂我輩未滿九載尙不得玉而彼坐不稱
而退者乃玉耶于是言官申明其事謂尙書未滿初
考進一階止當日資政大夫滿考投資政者止當日

資德大夫授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倣此因通行天下裁正而腰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余竊不敢以爲然以爲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謂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與陞俸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間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卽草是詔者答曰公言是也當時實以爲國家曠蕩之恩第所謂彼彈劾考察致仕者不當援耳自後新鄭草赦詔第云進本一階則林下之臣被恩者無幾而諸公之自相貴者復自若也一南兵部署員外主事以考察去者一知州被革者忽兩進其階曰朝列大夫一府同知後恩詔半歲而考察去者亦署曰朝列大夫金紫塞途見者扼腕而無如之何所謂知州者以進階高會其乃弟亦大僚也忽筦然曰恨世宗不數赦則吾兄且腰玉也又聞舊一輸粟指揮使凡四覩恩詔輒刻一牙章最後曰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此二事可爲進階者助捧腹

又國家于大計京察尤重其責貪官尤深故每遇

恩詔于冠帶間住致仕爲民復官帶者必曰不係朝
覲考察而壬午詔艸當事者矯前人之刻而收人心
遂除此語而橐金如山艸芥人命者擁寇蓋揚揚閭
里間矣

南京六部都察院之長嘉靖以前有乞休及起用而
辭者往往奉旨不允而稱卿以留之惟下吏部議
覆不得不斥姓名爲太齷耳嘉靖之末迨于近世惟
林尚書雲同一次稱卿且有褒語爲異恩其他卽吳
萬二公皆故大宗伯吳又位少保爲三孤而皆下之

吏部直斥姓名反以爲故事殊不知其非故事也
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
者正德以前侯伯爲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
以李寧遠之開邑封戚將軍之位三孤直斥姓名重
者僅稱爾恐亦非故事也

嘉靖遺詔卹錄言事得罪諸臣雖做改元詔旨最爲
收拾人心機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諳典故倉卒
奏請不能無舛如熊太宰浹之加少保少保三孤也
非部所宜定議也此一舛也得罪之臣當酌其事理

之切直心之赤誠與否而後劑之今但以得禍輕重
爲主致郭豐城之卹反優于楊富平此二舛也翰林
春坊自有本等階職可贈今擬贊善修撰皆爲光祿
少卿是外之也此三舛也都給事御史止贈通叅太
理丞其有遺誤而撫按題請者超二級太常少卿致
仕官亦如之此四舛也自後言官所舉尤爲掛漏如
石文介瑤本以少保致仕而稱太子太保彭襄毅澤
本以致仕加少保而亦稱太子太保以故復贈少保
林貞肅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而止稱刑部尙書以

故復贈太子少保今獨林公改正而已楊文忠一品
十二年滿加太傅固辭而止又與蔣文定俱封伯亦
固辭而止楊不當僅加太保蔣不當僅加少師此則
執政之誤也

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
李餘姚亦不過數日而已嚴常熟以候郭安陽得兩
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
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托掌吏部起
而入與閣務趙內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体大壞

矣高以吏部爲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陟入而報允真足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怪也此祖制之大變也

高帝不欲勛武臣廢習騎射故雖公侯極品而出必乘馬上下不用牀杌嘉靖中以肩輿優禮郭翊國朱成公扈駕南巡給輿後遂賜常乘而崔京山張英公鄔謝二都尉方安平亦因之矣夫勛戚至保傅且篤老可也陸武惠朱忠信以錦衣緹帥而用內壇供奉

亦得濫竿却恐非高帝意也

余于萬曆甲戌以太僕卿入倍祀太廟見上由東階上而大璫四人皆五梁冠祭服以從竊疑之夫高帝製內臣常服紗帽與羣臣不同亦不許用朝冠服及幘頭公服豈有服祭服禮會與江陵公言及以爲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後訪之前輩云嘉靖中亦不見內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實錄皆遣內臣祭中霤之神此必隆萬間大璫內遣行中霤禮輒自製祭服以從祀耶惜乎言官不能舉正坐成其僭

妄耳

親王体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雖獲恭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体自分宜朝冠服巋然本班之首當時莫敢問也

今上初重張江陵于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而群臣吏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夫子之于父尚猶君前臣名故樂璽御首候而叱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威尙存言官奏事欲

仍稱元輔則礙新執政張蒲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蓋未幾而穢言無所不至矣

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後典章其它有以主上初卽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忝餼面及其黨者惟嘉靖丙辰太宰李默治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尙書而下至尙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畱之蓋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其後大臣有起用者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

慶之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請與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太實爲科道所聚劾至數十上至是欲盡其忿而會有疏小觸上意者故托中貴達之上甚忿之大者削小者謫蓋高雖敗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沒言路稍稍白其寃于是太僕少卿魏君獲補南大理丞右給事中周君獲遷吏科左而少卿張御史周亦以次起文蓋人知起考察官之非例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

萬曆之庚辰南京兵部主事趙君世卿上疏極言時政之弊皆刺譏江陵大怒旬日聞吏部爲升楚府長史明年南京考察遂斥之壬午江陵沒明年其事敢言官乃交薦趙君爲禮部郎中此起決不可已而考察之典章爲之一變矣此二事皆破例故特著之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揖出用雙導左右贊善從六品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二百年故事也萬曆己卯西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知者謂

江陵善高公故至為之易成法不五年而高至禮侍以首題舜命禹為言官所論以江陵有不軌謀而高媚之至奪官着役焚告身當時使用故事羅居首必不出此題即出此題而高却得無恙一抑一揚禍福倚伏非人所能為也

詹事府詹事班在大理卿下累科試讀卷可考惟弘治九年謝文正遷以內閣故班副都御史上近年吾鄉申少傅以官詹掌翰林亦班其上莫有與之爭者自是遂為故事矣

故事吏部尚書體最重六卿以下投皆用雙摺刺惟翰林光學以單紅刺相住返至轉禮侍則如他九卿禮彼此皆用雙帖而此故事廢矣萬曆初吾鄉王公尤馭以少詹事學士而仁和張公為吏部以一單紅刺投之尤馭拒不納必改正乃已蓋確然能守其故獨念當時無為尤馭告者不必拒不納次日亦以單紅刺報之尤為當也
余少從家君子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浹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為霖以少保次之兵部

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三孤爲重則甘不
宜讓熊若以部序爲重則唐又不宜讓甘蓋兩失之
也其六部尚書雖加太子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
皆正二品故耳而甲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爲太子
少保以先貴據吏部張公澣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
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帟而內閣用雙紅
摺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近有一二
翰林云江陵于馮璫處投晚生刺而呂舍人道曠云

在制勅房侍江陵者三載每有投刺皆從本房出無
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托之際間一行之爲人所
窺見耶

相傳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帖報之
單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
進士時尙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
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以雙帖見報矣余等
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
何時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餘不爾也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忝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首揆而常熟新鄭次之科第相忝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忝僅二科而亦稱晚生何也聞局體自是大變矣

余行部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槃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潤寧二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契末或稱老爻余怪問之文簡豈二公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潤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爻等稱

正德中巡撫勅諭尙云重則叅提輕則發遣巡按御史及三司處洎其後漸不復然御史于巡撫尙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僉坐矣尋稱晚侍生

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彼此俱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俱稱侍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巡撫不必者宿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勘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
正德以前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曾于本院協管堂事者尚執屬官禮二十年年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余初仕刑部時尚書聞莊簡公甫忝任而屠簡肅公代之其絮洽為天下最喻劉應何猶能守而勿失如
淮安理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經提牢過者南北決內三人必于主事中差資最深者毫髮不敢亂二十年後有甫入部而遽委理刑者有越資而差審決者甚至有以私情借別部差者有借本部湧除名月不當差官而差者此可嘆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惟入翰林則稱門生侍坐而至位三品以上不復叙嘉靖甲辰吾鄉瞿文懿公景淳及第而太保嚴公訥同考皆詩經瞿以齒長坐輒據其上亦不投門生刺

也至乙未嚴公復入場而少師李公春芳復于詩經中會試亦不于嚴公投門生刺也此皆不可曉

百年前翰林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司府州縣則由傍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特憲者有分別耳吾吳朱恭靖公希周最名爲恭謹然尚馳御史中門甬道爲提學胡直所強下階胡嘗爲余言之余不敢對近者寧波張尚書時徹欲馳撫按監司甬遂至兩不兩聞而華亭董侍郎傳策馳兩道

兩亦退有煩言今遂無此事矣

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下皆避而吏部尚書獨不避遇則下輿揖余入仕時聞莊簡公猶守此與貴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二相不善也莊簡太位夏涪縣邦謨繼之則避矣

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行則多避而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爲吏部尚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遠避矣迄

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太常應天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副都御史輿此最無謂不知起自何代大與祖制不合夫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傳策爲太僕寺卿不避侍郎輿人以其先朝直臣莫敢難之後竟不行

余在郎日今馬中丞文煒時任荊州兵巡道爲余言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輒于大門外一拱而入令人擁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拱復令人擁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卽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誥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子中堂跪聽開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列其下問作何處余謂此更不可示人其家勅也非勅道府與詔赦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可也馬深以爲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聞亦不以爲忤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卽謁贈公主于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卽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去之諭郡母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叅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尊貴無詭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詭者矣

三十年前他郡推在吾州查盤者州守與之抗禮歡飲具賓主或于門外下輿小示別而已迺來查盤他郡推官至州守入見行跪禮乃至以他事或便道過州亦必跪雖宴會稠疊謔浪歡呼必待坐不敢講敵

解不解錄 十五
禮也有崑山縣丞劉諧者由給事中考察降而御史
委之查盤常熟嘉定常熟令見之行跪禮嘉定令禮
之一如推官惟不行跪而劉尚怏怏不悅恣流言真
可謂倒置矣

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間爲青臬前後所周還三撫臺
劉公來傳公願丁公以忠皆知已丁公又同察而是
時無臣體尚尊劉公三次詢問事體丁公亦如之皆
手書不具名惟丁公一次用單紅帖而已戊辰起兵
備大名撫臺爲溫公如璋後余三科進士亦舊知也

手書論事無所不及而筆益潦艸亦不具名刺轉參
政浙江外公中虛爲撫臺交淺而知予深每有所詢
輒另具姓名雙摺刺余以爲奇歸田數年來乃知所
不用刺而稱公稱丈屢屢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雖
能得其歡心而事體日益褻矣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詭禮蓋襄毅之威劫使之其
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擢爲總督此公守常州
遵憲綱不肯詭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雖見憎白簡
爲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詭

禮遂廢江西巡按獨不遵憲綱自下坐而二司夾侍左右十年以來一御史改正就從憲綱矣惟此二事不觚而觚者可紀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家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老弟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而華亭餘姚與同事則別姓以異之然不盡爾也至江陵晚年則直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以姓矣

馮璫勢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呼老公公馮小屈膝答之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耳不爲敬也

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來此事殆

絕而江陵歿其黨自相驚欲結馮璫以爲援乃至言
官亦有屈膝者矣

故事投刺通書于東面皆書一正字雖甚不雅亦不
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
潤紅帑帖其上間書啓字而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
正字矣初亦以爲雅旣而問之知其爲避江陵諱也
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不過施
之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以至方伯
憲長皆稱翁矣今則翰林科道吏部以至大叅僉憲

郡守無不稱翁足又其甚者部屬在外及丞倅司理
亦稱翁矣此其諂諛闕冗流穢人目固無足道而又
有一種可怪者往時于鱗與余頗厭惡之與子與輩
尺牘相聞以字然不過知己十余人至于詩文稱字
稍廣然亦僅施之年位輩行相若者耳今貧士書生
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尙乳臭輒戴
紫陽巾衣忠靜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
而究之尙未識面

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以

紅綾爲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
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曆戊寅吾郡
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劄狀元宰輔字金書于
黃旗揭竿于門入雲表聞此公知之頗不樂也而不
及正矣又一大司馬子拜錦衣千戶一大宗伯子入
胄監郡縣皆送旗比之中式者加壯麗數陪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
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
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

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晚堂則不舉
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迤京輦當稍從
裁省耶然自是之後巡撫亦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
變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
內地之人少聞金鼓不無駭異又每一臺使行部則
寂然無聲忒而復作殊不爲雅

余于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出城
飲宴者以爲怪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往有之不復
以爲異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肩輿開路出西

北郭門無有問之者矣
余在鄖日襄陽楊兵巡一魁以考滿吏部題覆陞湖
廣右參政仍管兵巡事當時每有文移稱右參政仍
管兵巡事余竊非之以爲此仍字蓋緣不移道而設
不當入御偶閱萬曆癸未登科錄則倪銀臺光薦以
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銜皆可笑也當時代
言者亦誤只當稱掌通政使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
也

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群臣服飾不甚依分若三品
所擊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
皆用金鑲玳瑁雀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五品則
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銀母等帶六七品用素帶亦如
之而未育本色者今上頗注意朝儀申明服式于是
一切不用惟金銀花素二色而已此亦不觚而觚之
一也

主事署郎中員外郎不得繫花帶而武臣自都督同
知以至指揮僉事凡署職者皆得繫其帶此國初以
來沿襲之久遂成故事矣獨會典所載服色武職三

品以下有虎豹熊羆彪海馬尾牛之制而今則通用獅子畧不之禁此不可曉也

宋時諸公卿往返俱所四六啓余甚厭之以爲無益于事然其文辭尚有可觀嘉靖之末貴溪作相四六盛行華亭當國此風小省而近年以來則三公九卿至臺諫無不投啓者矣漸次投部僚亦啓矣無安監司日以此役人司訓諸生日以此見役者不能脫甲冑不知何所底止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罪

分宜當國而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署號曰雀坡無不稱雀坡者一御史朱與之稱義兄弟而小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益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太僚爲記以贈之而二給事皆李姓與之通婚講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解之解錄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
顧荅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
預下詰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啓肅請
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畱飯葷素
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
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毋食鵝例也若
近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畱連十夜至有用聲樂者矣
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一刻曾南豐集大明
律例各一部爲贄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
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常時匪直先君爲然有
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爲駭矣

余以刑部主事慮囚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抵家及所
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審錄舊窺以勅諭事重且多年
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
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
不僉坐者間有一二人持不肯亦必強之坐不容獨
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

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
蓋贄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里官長酬酢公私宴
醖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徃徃數
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苦此將來何以教廉
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威寧康德涵之習
大小會必呼伎樂畱連宿飲至著之詞曲不以爲怪
若吳中舊有之則大槩考察削籍不堪復收者旣而
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旣而見任陞遷及奉使
過里者復瀾倒矣乃至居喪未輕縑白恰左州侯右

夏姬以縱游湖山之間從人指目了不知忸嗚呼異
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畱飯一次彼必側坐雖
迂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官人投一刺亦不荅蓋
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迁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
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于書院余
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辭不住乃聞具糖席張嬉
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爲怪後問之余第乃
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尚不盡然
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爲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余初于西曹見談舊事投刺有異者一大臣于正德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厮某上恩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勛則云渺渺小學生某皆極卑諂可笑然至余所親見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一家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下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曰湖海生形浪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將進僕一曰未面門生一曰門下沐恩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嘔穢不

卷捧腹

瓜下瓜錄

三

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橫摺而
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爲曳撒腰中間斷以一線
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導者則謂之道袍又曰
直綴此三者燕居之所嘗用也邇年以來忽謂程子
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宴會必衣曳撒是以戎服
爲盛而雅服爲輕吾未之從也尺牘之有副啓也或
有所指譏或有所請託不可雜他語不敢具名姓如
宋疏之貼黃類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爲加厚大抵比
之正書稍簡其辭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欲隱其名

甚至有稱副啓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
都絕卽以我爲簡藝亦任之而已

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無
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法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闕
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勝之
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驟長分宜敗什九入天府
後復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奪巧取所
蓄之富幾與分宜埒後歿而其最精者十二歸江陵
江陵受他饋遺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

角不角金
矣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
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窰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
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
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
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
治扇周治治商歎及歛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
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
者近聞此女流入宮掖其勢尙未已也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次從兄弟之子次五服
以內兄弟之子次妻之親從子與姊妹之子曰甥者
次知己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諸子
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不可踰也次中表兄弟之子
次同年之子次寮宋會友之子年齒懸絕者行必隨
行坐必隨必侍坐有宴會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
戚兄之子雖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
必侍不據上席可也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
爲同年之子故賤也何以明其可小殺也同年至宰

輔而身下寮則不敢講敵禮也遇公事糾揖不避矣
甚至勢避而首相傾名軋而陰相毀有利必相競有
害必相擠卽先君子之難與後之幾不獲伸伸而不
能盡一一皆同年爲之故曰可少殺也

不觚錄終

谿山餘話

雲間陸深著 王道焜校閱

周詩廷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新會
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浪有虛名落
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末年三十身先倦纔得一官
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
弟重相見藜杖簑衣筍籜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
門人稱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
說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子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冒暑
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日過蘭溪謁
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懋是日始具衣冠
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
中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爲賦一詩曰 大明啟運
接虞唐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
客奠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揚青眼
門生今白首敢于初志負升堂公丙戌會元入翰林
爲編修因齧山應 制上疏諫止遂謫外是時羅一

峯倫方論時相起復後先就貶士論翕然稱之稍遷
福建僉事遂致仕家居近三十年 孝廟末始因論
薦起爲南京國子祭酒自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赴
再遷南禮侍再不赴復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陞尚
書年八十六卒 賜祭 賜葬 賜謚 復廩食其
幼子皆異典也深卒業南雍極蒙公器待時年二十
六今五十三矣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爲後生輩談論
講說終日不倦其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影響
所謂國家之著蔡若人是已每爲諸生言甲子歲更

天下多事云云乙丑 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宗朝事無一不驗所聞者非一人世常有記之者別有一二事得于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修使淮府畢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謁公子白露山下公留飯于廳事惟虞佐與深侍公一詢 朝事併及當道諸公因曰萬一今 上無嗣則孝宗絕其繼承云何深不敢對曰當論昭穆昭穆亦有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也武之穆也則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時以剡城尹持服

素喜議論是時亦默默公微笑字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深遜謝不省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迂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喪還家戊子始召迂祭酒明年三月以 經筵面奏再上疏得 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合按忠定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于華亭縣公廨故至今有相公閣以

忠定故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沙縣今隸延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勲業萬萬不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爲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書于南劍州之九峰吏隱處予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于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予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敢對公大聲曰以尔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爲日講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得德懋居

山林久未聞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此公私意孰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之去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自有長識後生未易斷也我朝每歎君臣隔絕寔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末年有意 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文正公東陽載在燕對錄比來南劍聞之蕭少卿九成韶

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臨 殿前楹見吏部尚書王公翱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向見邃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爲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爲不可用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尔以爲不好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 英廟卽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卽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天下爲任議汰冗食凡軍政皆以軍功爲準通查裁革旣得 旨

議之而一時 待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
無軍功該司失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闕然時駙馬
都尉樊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
革東山槩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立午門
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雖我亦
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
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左
右問故旣退遂宣樊駙馬而寃凱奏昨兵部以行裁
革去矣 孝宗大驚曰劉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怡

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
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
有爲事機一失乃至于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
疎畧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
此言可以論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
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 太宗嘗謂侍臣曰
篙工舵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

度哉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
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劉
鋹疑鳩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
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
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
風骨不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豈有才
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

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
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
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
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
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
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
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
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

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異同其在耕
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若干田無與者非如
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編審差徭則官田輕而民
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
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爲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爲賈
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
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
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田則西
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

違期應刻佃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
置官田所名目之設其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參考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枌欄有枌欄先生文集枌
欄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先
生交好一日韋齋觴客枌欄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
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
留帶曰儻無千幅竟不還枌欄爲寄一詩曰歸帽納
毫真得策要賤留帶計還疎公如買菜苦求益我已
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推牕柿葉對人書帝

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前輩風流調笑藹
藹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舵工不相爲用鄧柈欄稱閩
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知
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其言如此
異世悲之我朝 憲廟最寵萬貴妃萬嘗得罪 孝

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萬體豐肥一日以拂
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厥而死蓋卒疾云內人傳報

憲廟玉色憮然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去也不久遂
賓天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信清心寡欲自是
人主壽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辯體一書號爲
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序
謂聯句始著于陶靖節而盛于東野退之則失考矣
若論聯句寔始于塵歌而栢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
襲大抵分爲三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

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于今日之北詞也

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筆惟陸宣公可敵

已丑十一月九日子聞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日入太原李忠定

太原事亦頗類章

公之言予益以愧無所辭云

谿山餘話終

清暑筆談

九山陸樹聲著 周起鳳校閱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為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噓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直雜旨涉滑稽聊資臆說以備耗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與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

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爲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爲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爲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爲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爲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爲坎而坎中有真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煅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爲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爲真火

水火升降養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爲泰山澤通而爲咸水火合而爲濟蓋交則爲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爲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爲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爲形賦一理以爲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爲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境交萬燭而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為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者未始不有
為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

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

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恼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
此身為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

心造真不妄語。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蜃氣爲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細縕盪潏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脩於人備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旦晝之牝亡

則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

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爲不爲物先方衆人紛拏攫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聖人忘已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

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逡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帑余曰此謂無可無

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雜爲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爲攷校非其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捶粉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澁筆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淪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衡裂近稍用緊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縑素反朴還其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入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游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斬售一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脩然駑馬無良御益窘躓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爲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汗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胷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蘊釀宿陳
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而墨磨不滯
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爲德發墨爲材或者指石理芒
澁墨易磨者爲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鉞
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鉞盡而墨無聲矣
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
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爲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
爲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
有眼爲端則有飾譌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
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
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
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氣罩
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

陽所爍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
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栗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爲通天犀色理瑩徹
一種半黑白者爲斑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
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培土埋之惡其病
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
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
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
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絃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
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爲至音
歎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卽世不我知
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寢音以自傷是何其恃
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爲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
今君弁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
於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畜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
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
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叙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
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
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為舍人學士
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
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不知耳塵雖
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為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
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動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
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
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
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為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
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
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鵝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

醲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
殺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為舌本所
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鮑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
以為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
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為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
數餅顧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
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糲美惡忽

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

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蠔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
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
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
人
蓼虫之食苦也蝓蟻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
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不知非美之為美
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
報移舟泊瓜步牖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
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
他器承餘瀝以候瀹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
於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以
伍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
意下之謂之真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
平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蠲宿滯淡滲以滋

化源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
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
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
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
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
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持服
滿三載又再踰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
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
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蹒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
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
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
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凉館舍一解衣漱濯已

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
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人朝前譽
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
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攫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
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饜富貴縱嗜欲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賁亭僊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
友善金旣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

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

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恕朱元晦是也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碁罷局而人換世黃梁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

盡達生之旨

賈大傳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大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徃徃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朋足暗投而按劔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攷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已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先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爲友或以友句爲太下者然而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丐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爲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備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爲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面

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
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
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
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爲儻來由乎人
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已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
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此則所謂貴于已者性分是也

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
爲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
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卽性而言之也故曰
人于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
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
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日曰淨室何須着掃
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土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
二十帚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燕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平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齊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齊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爲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卽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

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

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爲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冲以爲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冲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

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爲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爲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闍羅有罪亦要和尙懺除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覩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徃徃求服餌以希慕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

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
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
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
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
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未
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豐約自
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餅髡釜盎各有分量非人
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
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
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
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
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觀舞劔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
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
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

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劔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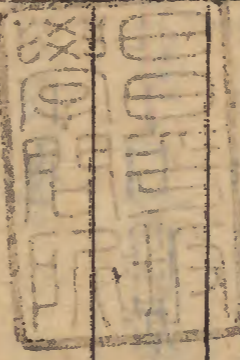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

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

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爲者徃徃依違衆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爲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

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爲
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
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
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于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
可抹何



清暑筆談終

